

詩

益

詩益卷之十九

金壇後學劉始興

字子彥

字韶江 纂

雅歌辨

古者雅樂歌詩之義。秦漢以來。其亾已久。詳者不可得聞。今略採其說之見於傳註者而爲之辨。昔三家歌雅。孔子譏之。曰。邠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由此言之。凡歌詩必從其類。左氏亦曰。歌詩必類。此語蓋古樂之遺意歟。類者。義之所由生也。義有取則歌之。義無取。非僭則謬矣。故天子諸侯以下異其等。祭祀朝會燕饗之用異其宜。而

風雅頌之詩辨焉孔子所爲正樂也

說詳見後

故凡傳註所

載聲歌之說雖有不同然以孔子諷歌雍之義與編詩之意合之其得失可推而曉也今列其說如左。

春秋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欲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衛甯武子之言善矣夫。其與孔子譏歌雍之意曷異焉。然當世諸侯大夫，僭禮者多，能深達大義如武子者，其人絕不可復得。叔孫氏以下蓋不及焉。故孔子自衛返魯而正樂，其大旨略具今三百篇中。說見後論語條下。其他傳記雜載之說，益多當世失禮之事。與聖人正樂之旨實相反。故特採其正者冠於首，以著其概云。

春秋傳叔孫豹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諮親爲詢。諮禮爲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三夏。肆夏。韶夏。納夏也。其詩今亡。或曰。時邁執競。思文者。誤。辨已見本篇。左氏說。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叔孫不敢與聞。以此推之。亦可得雅歌之義。但今詩已亡。其實未有考耳。附詳後周禮條下。大雅文王篇。乃周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蓋非爲朝會燕饗樂歌作者。如小雅鹿

鳴以下。燕然羣出諸詩。篇中自具燕飲意。而不及持事。乃是爲燕飲樂歌作者。大雅文王篇。周公推美文王之德。以戒成王。而不及燕飲。故知非爲燕飲樂歌而作。讀者分則自見。○大雅文王篇。夫子集傳曰。周公立之樂官。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周公作詩後。或實於成王朝會諸侯時。歌之。亦所以戒成王也。我夫子云云。然玩當時作詩本意。實非爲朝會樂歌作也。故篇中亦極不及朝會事。又如兩君相見。是以

諸侯會諸侯耳。而歌陳成天子之詩。凡篇中對天子語。

其於諸侯義矣。取耶。若然。歌之。則與三家乎何異。如曰。無念。

爾祖。華修厥德。未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宜鑒於殷。駿命不易。又曰。實利文王。萬邦作孚。爾成王也。命天子

有天下之天命也。萬邦作孚。亦天子之事也。凡此皆非

對諸侯語。大明諱。過大王。王季文武之德。以戒成王。義

同文。小雅鹿鳴之三。亦天子之正雅也。已見前。蓋周室

王篇。總說。

變禮之初諸侯燕射或用之。

說見後儀禮條下。

故叔孫氏舍彼

取此然已非其本

作詩本意。

矣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其不及審武遠矣。

春秋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亾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

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愉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不然何憂之遠也非合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郢以下無譏焉此曰譏者言陳列國之
失如細已甚民弗堪國
無主其能久之類也謂護魯人誤歌
於夏入雅樂之失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魯有先王之遺民焉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
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
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
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昔朱子論鄭衛不入雅樂馬氏端臨據左氏此條辨其
說竊嘗因朱子之意推密之蓋先王制樂金石未奏必

先考定樂章。今雅頌二南及幽是也。此皆周室盛代著

作垂之後世以爲國家之典者。小大雅列屬幽諸詩。蓋

皆不在此列。

我周雅詩不宜入
樂歌之已詩中

至如邶鄭衛以下。衰世

諸侯之風其詩僅私錄於人人

說亦見詩次問

雖其時列國樂

工或竊津習之然非周先王所制樂章則吳國公子來

請觀者周樂耳魯之樂工安得取其詩與雅頌二南相

雜而歌以亂先王之舊章度國家之大法如左氏云云

乎故不獨鄭衛里巷狹邪之辭不可以登諸朝朝之上

用諸朝會聘問燕饗之際有如朱子所譏者

詳見摠義

就其

他正者亦多衰世之意乃嚴然比於盛代雅頌之音以

辱賢公子之聽聞果出自何王之典制何國之制法耶

魯宴齊武晉饗叔孫誤歌樂章兩人猶知其非乃如此

條引衰世變賦混入先王雅樂賢如季札絕不加譏恐

無是理或謂傳云自節以下無詩焉。反是左氏寓意語。然傳意實非謂此也。解已見上。若謂當日

所歌或別有其詩而非今詩所存者。則季札觀樂時去孔子甚近耳。亦安得至刪詩之日而盡亾之。竊疑左氏云云。蓋因魯史有季札觀樂事。遂依孔子刪定之書附會之。然其說既有害於聖人編詩之意。而又失當日正樂之微旨。故詳辨於此。以補朱子未盡之義。至諸侯國風詩。本非天子樂章所用。說已詳詩次。固不復著。

或疑魏晉時杜夔傳古雅樂四曲。鹿鳴。騶虞。伐檀。文王。伐檀。今魏風篇也。以此推之。邶鄘衛以下國風之

詩周代樂歌蓋亦嘗用之矣。愚謂其說不然。蓋魏晉時杜氏所傳，即當日樂工所私肄習者。及秦漢後古樂已亡，惟此篇首節僅存，遂誤以爲雅樂。與鹿鳴騶虞文王三篇同稱耳。非真古樂之遺也。或又疑左氏所稱列國諸侯大夫宴會賦詩多取之國風，然非禮之常。又其說亦多左氏附會而未可盡信者。詳後左

氏引詩錄辨

季札觀樂條未盡說亦附詳後註。

又曰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曠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象箏所謂象也。象箏武舞南籥文舞皆文王樂。韶濩大
濩也。韶箏大韶也。見後周禮條下。凡樂歌必兼及舞。故
略附其說。但傳記所載多不見三百篇。以其義無者。故
不悉論。已上春秋傳說。惟擇其大端著者辨之如此。餘
見後左氏引詩錄。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樂南陔
白華羊豢乃歌魚鼈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
山有臺崖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芣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及燕坐後無算樂實出秦
咳

鄭氏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賦賢者能者於
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故有鄉飲酒禮。以此言之。鄉
飲酒者。雖諸侯鄉大夫所行之禮。然三年大比。王者重
典。故取小雅鹿鳴以下天子燕飲樂歌之詩用之。其並

歌此數篇者。鹿鳴。魚麗。南有嘉魚。取以況燕飲。而又有

頌美之意。四牡。皇皇者華。南山有臺。則與其賢能入觀

天子。服勞王事。爲邦家光。

鹿鳴。魚麗。南有嘉魚。皆歌詠燕飲之事。而鹿鳴德音孔昭。

云云。又美嘉賓之德。服勞王事。謂四牡。皇皇者華。爲邦家光。謂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又所以終頌美之。

詩及咳。區區無義。則不可曉。

咳。咳。夏也。附見後周禮條下。

房中之樂

周南

本屬通用。家庭之化。上下一體故也。儀禮所稱。此

爲得正其則。室盛代制作之遺乎。

儀禮鄉射合樂。周南。胡。雝。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

無工歌。笙歌。閒歌。及射。奏。騶虞。閒若。一燕坐。後無算樂。賓

出奏咳

鄭氏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

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賈氏

公彥

疏云。鄉大

夫三年大比。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今考

州長春秋會射。比鄉飲酒禮爲輕。故祇歌合樂。又行鄉

飲酒禮後。復行鄉射禮。亦祇歌合樂。蓋合樂周南召南

或謂之鄉樂。

禮記燕喜

以其得行於鄉也。故非三年大禮。

及既行大禮。後復行射禮。皆仍歌本樂。而不敢上僭。則

可以知古者制作之意矣。此亦儀禮說之正者。其射用

騶虞附見後周禮條下。

儀禮諸侯燕禮工歌笙歌間歌合樂燕生後無算樂貢出
奏陔竝同鄉飲酒禮。

古者列國諸侯不得僭作天子雅頌之詩。孔子曰：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此之謂也。其有天子賜諸侯樂者，或亦借歌天子之
詩。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鹿鳴以下是也。此其事蓋周
之盛代已有之。成王賜魯伯禽，天子禮樂其明驗也。魯
天子禮樂，皆謂天子之詩。其不同，不啻直賜天子禮
樂也。然既已受禮，則亦皆歌天子樂章矣。諸侯不得自

作詩故也。然已非當日作詩本意而後世諸侯大夫僭用天

子雅樂之漸其卽始於此矣。說詳後禮但由今合考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諸篇其詩

雖爲天子燕飲樂歌而作然篇內未有明指。此詩篇語

指天子言者卽以諸侯燕射借歌之。猶屬周室變禮之初其

義稍爲近正而非若後世僭歌文王大明諸詩之失禮

蔑義爲尤甚也。故儀禮一書蓋猶出於周之盛世傳習

於聖人之徒而不詭於道。但謂周公當日制禮之初所

作則恐有未然耳。成王賜魯伯禽天子禮樂在周公既

殷之後然則周室變禮之事其起於

儀禮大射禮賓入奏肆夏公拜受爵亦奏肆夏工歌鹿鳴
三終下管祈宮三終及射奏狸首閒若一燕坐後無算樂
賓出奏咳公入整

諸侯大射歌小雅說已見上肆夏詳後周禮條下新宮
或云小雅斯干篇狸首篇今匹。駮。駮夏也。其篇亦匹。竝
見後周禮條下。已上儀禮說亦擇其大端著者附辨之。
下周禮禮記同。

周禮篇章掌土鼓函箛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

田岐國祭塔則飲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國風周南召南爲合樂亦名總樂又名房中樂鄉人邦國皆用之其說已備載儀禮惟幽詩無所見獨周官此條頗詳其古先王制作之遺乎今考七月篇首言授衣禦寒之事末言蒸冰備暑之事皆聖人變理陰陽之大概禮有迎寒迎暑亦猶幽風之意故周官籥章職奏之其義抑何典以切也但所謂幽雅幽頌者今三百篇蓋以其詩鄭氏三分七月以當之謬矣說見前小雅辨

周禮籥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厥夏。鷺夏。

昭國語註作部
禮儀禮作亥

大司樂云：王山人，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杜氏註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誠夏。公出入，奏鷺夏。今按九夏，亾闕無考。但據春秋傳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天子之樂章也。而儀禮諸侯燕射，竝奏肆夏。蓋亦變禮之事，而非其本歟。儀禮奏鷺或同不然，則左氏之說謬也。馬氏端臨又謂九夏，禹大夏之樂名。義或然而未有據存之。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禮記玉藻同肆夏見上采薺篇今亡

又曰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凡樂成則告備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凡射以下禮記射義同石南騶虞篇言春田之際禽獸之多卽射義也狸首篇今亡然考其名義亦猶騶虞之類凡射奏之以爲節可謂得作詩之本矣但儀禮知射用騶虞諸侯大射用狸首狸首用於尊也騶虞用於卑也今周禮說反是豈傳聞之誤歟至如采芣采蘋美諸

侯夫人大夫妻奉祭祀之詩而用之以節射則其義不可曉。微篇今亦亡。鄭氏云。雖詩者謬也。辨已見本篇。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雲門大卷黃帝樂也。大咸堯樂也。卽咸池。鄭氏云。亦黃帝樂名。堯增修用之。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

武、武王樂也。其曰秦黃鐘歌大呂舞雪門云云者，隋朱
弘姚察等議云：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
是也。然以黃帝堯舜夏禹之樂，分祀天地山川神祇，而
先祖與先妣不同樂，則何說歟？蓋周禮之亾也久。孟子
云：諸侯去其籍，今其書後出，蓋多駁雜之論，而未可盡
據也。故節錄之如此，餘則闕之。

禮記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疎越，登倡而三歎，有遺音者
矣。

記言善矣。其周公當日制作之遺乎？蓋今讀其詩而猶

想見之。

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

夏

此古者教人學樂習舞之節次也。賈氏

入

周禮疏云大

司樂教雲門以下六舞爲大舞。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
象爲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卽六舞也。今按勺舞八闕
無考。然文王象舞春秋傳與大韶大夏並稱則豈得謂
之小乎。賈氏以成童前習之而云小舞成童後習之而
云大舞其說謬矣。

禮記仲尼燕居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

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此當有升歌清廟句

下管象武

衍武

字

夏箏序與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

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云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迷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登歌清廟

下管象舞大武明堂位祭統說見下條

仲尼燕居云云非孔子之言也春秋傳說兩君相見歌

文王諸侯皆天子之雅也今又借天子廟頌矣夫頌者

歌以祭祀之詩也雖天子之朝會燕饗用之猶曰非禮

况諸侯乎於事則益非其類於義則愈無所取故曰非

聖人之言也。然其失禮之又甚。則亦有由焉。說詳見下。
象文王樂也。武字衍文。鄭氏解象武爲武王大武。因謂
大武亦名象者。誤。但文王象樂曰管。則與舞不同。蓋亦
有其詩而今亡之。夏籥。大夏舞也。振羽。或曰振鷲也。

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勤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祿而
舞。大夏。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勤勞於天下。周公既殯。成王
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勤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
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大嘗禘。升歌清廟。下
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

也康周公故
以賜魯也

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斯言善矣然其
歌詩亦有說焉蓋魯禘以文王爲自出之祖而周公配
之故升歌清廟而下管象所以祭文王也佐以大武舞
者則咸美武王之功耳且夫作清廟象武者其周公乎
故咸有奏焉亦所以美周公也此魯當日借禮之始猶
未亾制作之遺意其說可推而曉也惟前代樂賦取大
夏而不及其他則義不可通或傳聞誤耳又按明堂位
文王世子祭統竝曰下管象又曰舞大武燕居云云衍

義可知。此益見鄭氏謬合象與大武爲一之非。蓋文武兩樂不宜同名。又象卽大武。則二者不宜重出也。一說燕居兼言象武。亦與明堂位文王世子祭統同義。而有闕文。亦通。餘說見下。

禮記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此衰周時列國諸侯大夫借用天子樂章之始也。何以言之。古者諸侯不得制作禮樂。故無雅頌之詩。其受天子勛者。或取天子之詩借歌之。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

鹿鳴以下是也。此諸侯僭天子雅詩之始也。周成王賜魯禘祭。魯行禘時。遂歌周頌清廟。及舞大武諸詩。此諸侯僭天子頌詩之始也。成王所賜伯食所受者。惟周公廟耳。其後魯羣公廟。皆踵而行之。三家爲桓公後。遂立廟私家。而僭用天子禮樂。故舞八佾歌雍焉。此大夫僭天子頌詩之始也。古者大事行於廟。如兩君相見。亦行禮廟中。廟祭既僭。歌天子頌詩。故行饗禮時。亦因而歌之。如前記云云者。謂燕居大衆歌清廟諸詩。此又諸侯饗禮僭天子頌詩之始也。他如魯宴賓。僞爲巫湛露形弓。晉饗叔孫。

歌文王大明。則皆周初變禮諸侯燕射借歌天子雅詩之失。積漸使然。又魯既因成王之賜。僭用天子禮樂。於是列國諸侯受賜者皆僭用之。其大夫亦然。如楚合尹賦大明。韓宣子賦我將之。魏見後左氏引詩錄。此列國諸侯大夫咸僭天子雅頌之始也。然列國諸侯大夫咸僭天子雅樂。則皆以天子之賜諸侯者爲之始。故曰列國諸侯大夫僭用天子樂章之始也。自春秋傳及此。雜引傳記諸說。略著當世僭禮之大端。而下文哀以論語明聖人編詩之意。與正樂之旨。以附詩義云。

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此孔子正樂之大旨也春秋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人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人以下其三家歌雍說則已見前蓋古者諸侯大夫不得歌天子之詩此風雅之辨也祭祀朝會燕饗各有其宜此雅頌之辨也其義竝詳於下夫當日魯侯僭禮孔子略而不言臣諱其君之義也惟季氏則切責而著明之所以罪其惡之尤甚耳。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子曰師擊之始闕雖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孔子正樂之一也蓋孔子所謂正樂者有二其一考其音節於樂官語魯大師云云是也其詳今不可得聞矣其一編次樂章以定其義今三百篇是也則如下文所推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孔子正樂之一也蓋春秋時列國諸侯大夫咸僭天

子禮樂而不辨其尊卑上下之等。祭祀朝會燕饗之宜。

故風雅頌之詩。樊然般亂。而其義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

孔子論語註云。是前詩樂頌。殘闕失次。按孔子未刪詩以前。三百篇次序。今不可曉。蓋其習必多。樊然失

次。如傳記載。當持宴會歌詩。風雅頌。但無分辨。則當日編次可知。及周性惑於左氏。季札觀樂篇。謬說。謂孔子未刪詩次。第如此。遂相

心忽略。不詳其義。謂哉。孔子自衛返魯。歸而正樂。既已考其音節於樂官。復采大師所職。及當代所用。祭祀朝

會燕饗樂歌之篇。合而論次之。或則編之風。

謂如二南及幽。或則編之雅。

謂如鹿鳴。卷之皇。皇者。華及文王。大馬。鳴諸詩。或則編之頌。

謂如清。雍武。編之風者。則與列國諸侯之詩。並次。明其爲諸侯

以下之所得同歌也。

謂二南及幽與邶鄘衛以下衰世諸侯之詩並次其實二南與幽非

諸侯國風類也。說詳詩次司。

編之雅者則與宣幽以上文武以下之

詩並次明其爲天子之制作而不可以替於下也。

謂小雅

雅者詩與宣幽以上諸詩並次

謂之五者則與祭祀宗廟天地山川鬼

神之詩並次明其爲祭祀樂歌之用而與風雅不同類

也。燕飲以惠羣下天子之重禮也其行於朝會與行於

祭祀禮雖不同而其燕飲均也故其詩同編於雅。

凡燕飲樂

歌詩皆列大小雅朝會燕飲如蓼蕭其露彤弓之屬祭祀燕飲謂祭畢燕父兄宗族行葦既醉楚茨信南山

之祭祀以奉神明亦天子之重禮也其行於宗廟與行

於天地山川鬼神。禮雖不同，而其祭祀均也。故其詩同。

編於頌。凡祭祀樂歌詩，皆列周頌。祭宗廟，如清廟。蓋風之屬。祭天地山川，如思文。我將時邁之屬。

以達諸侯。雅以尊天子，頌以協天地宗廟山川鬼神。是

故事鬼神之道，不可以或喪也。故凡祭畢燕飲之詩，編

之雅，不編之頌，所以別神人也。禮羣下之道，不可以或

替也。故凡祭祀朝會燕飲之詩，編之雅，不編之風，所以

辨貴賤也。然後風雅頌之義既明，則頌詩用於宗廟，而

不得用於朝會。如兩君相見，不得歌清廟諸詩。雅詩用於燕饗，而不得

用於祭祀。如行葦諸詩，非正祭祀所歌。其他朝會燕饗詩亦然。凡雅頌諸詩，皆用

於天子之祭祀朝會燕饗而不得用於諸侯大夫故曰
雅頌各得其所不言風者達於諸侯故也然則孔子編
詩之意其卽正樂之意也夫。

鄭氏詩譜云國君樂歌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
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
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吹鹿鳴合鄉樂此其大校見在
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漢興鄭氏康成爲禮家所宗故
採其譜說一條垂前傳記論語
諸書辨之以卒雅歌之義嗣後學
者大概往往仍用舊說故不復詳。

鄭氏說皆本春秋傳儀禮禮記之文推廣之。許見孔氏疏今

按春秋傳及三禮其說之不合於義者已不可強通况復推廣之乎。鄭氏說固無足辨者。至其上取下就數語則尤害義。夫先王制禮以定尊卑以別上下降尊於卑謂之替。用下干上謂之脅。上取則已近於替。下就則又近於替。若此則上下尊卑之別蕩然矣。其害曷可勝言哉。今說已略具前辨。茲復合雅頌諸篇考之。蓋自大雅板蕩小雅節南山以下。凡刺厲王幽王詩不登樂歌外。說已見前。小雅祈父以下刺宣王詩同。其大雅文王小雅六月以下。頌美

先王先公之詩。則或因事播之聲。歌宣之金石。以明昭

盛德。著成功。勵後嗣之意。然此非其常者。至如天子燕

羣臣。嘉賓。歌鹿鳴。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後菁菁者
莪。風桑。飶

葉同燕使臣。

上文謂無事燕羣
臣。此謂燕其使臣。

歌四牡。皇皇者華。燕諸侯

及朝會行禮。歌蓼蕭。湛露。彤弓。瞻洛。裳華。桑扈。鴛鴦。魚

藻。采菽。燕兄弟。昏姻。故舊。歌常棣。伐木。頌弁。車壘。燕折

衝。武臣。與勞。遣成役。士卒。歌采芣。出車。杖杜。黍苗。四篇
乃後

人借歌。而夫子取之。所以
借燕樂也。說詳詩次問。

既祭而燕。歌行葦。既醉。鳧鷖。

假樂。

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四篇。借歌同。

凡郊廟山川祭祀。歌周頌清廟。

以下二十九篇

周頌三十一篇內附臣工
意略戒農官詩不在此例

故天子則歌

雅頌諸侯則歌國風

如儀禮鄉射祫歌合樂之屬侯國
之正禮也其他不可得詳以例推

之凡諸侯燕射諸禮蓋亦祫歌

合樂而不敢上僭猶鄉射禮歟

此其大略也近代學者

惑於傳記駁雜之說乃以後世僭禮之事而失聖人編

詩之意與正樂之旨使聖經之大義卒不明於天下嗚

呼其亦甚矣愚故采輯其說而詳辨之如此

續補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辨

按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知其爲周室變禮之事者以

凡雅皆天子之詩新之說詳前總辨至其變禮之初今

已無可考。但以義推之。諸侯不得僭作天子雅頌之詩。其借歌天子雅章。蓋由受天子之賜而然。此如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之。例又諸侯燕禮。並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以下十三詩。至詩亡與關在外

鄉飲酒禮同者。蓋鄉飲酒禮。乃侯國所常行。故燕禮借歌雅章。亦卽襲用鄉飲酒禮之文。而不辨其義。故並歌

諸詩如此。其實雅歌樂章。恐當依事分類。不宜數詩混

用也。

鄉飲酒並歌諸詩各有義理。說已詳前。其他天子燕養。凡調歌合樂諸篇。或可通用。至無事燕羣臣

歌鹿鳴。燕使臣。歌四牡。皇皇者華。或燕使臣。並歌鹿鳴。義猶可通。以鹿鳴本篇義兼燕外國之使故也。若無事

燕羣臣其時既無出使事恐不宜歌四牡皇皇者華矣
又四牡勞其來皇華以遣之勞者不必歌遣遣者不必
歌勞卽此二詩卽此一端推之可見儀禮所稱已爲沿
襲變禮之事而非制作之本矣此條前說有所未盡故
復申論於此以補雅歌詩之義焉

詩益卷之十九終

詩益卷之二十

金匱後學

左氏內外傳引詩錄

附辨

左氏內外傳引詩說，朱子集傳往往援據證驗，又所稱列國諸侯大夫宴會歌詩，近代學者或復泥其義，辨駁本篇詩解。馬氏猶曲章，如鄭衛淫奔諸詩，據左傳說辨駁朱子，略已見前辨。故集而論

之，明其多附會之失，而不可爲信，庶幾解學者之感。又

其大端，亦可見當世借禮之惠，前雅歌辨既昭陳之，而

其小者，備著於此云。

左氏說凡不關詩義者，惟節錄所引詩解，其傳文不復錄，若有關詩

義則詳錄之而
附詳其下焉。

內傳

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鄆傳

凡曰某傳者皆以經文為主其無經文及外傳附語皆引本傳

首句表之。○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云云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

詩大雅既醉篇傳引詩證穎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杜氏註云莊公孝思不怠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末錫爾類類謂時類也朱子集傳云類善也凡左氏說詩多與朱子不同蓋傳文斷章取義不一例也今略採其一二著

者表之不能悉錄。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舟士傳。○君子曰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河酌。

采芣采蘋召南篇名。行葦河酌大雅篇名。

宋公和卒傳。○君子曰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詩商頌玄鳥篇。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詩衛風篇名。此曰賦者謂作詩也。下載馳情人同。詩曰。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甥。譚公維私。詩有明文。故左氏據之。

桓六年北戎伐齊傳。鄭大子忽曰。詩云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

桓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傳。君子曰。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詩小雅巧言篇。

莊六年衛侯朔入衛傳。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云云。詩云本枝百世。

詩大雅文王篇。枝。今詩作支。今按左氏傳意。以樹木比
子孫。故支從枝。朱子集傳云。本。宗子也。支。庶子也。與左
氏小異。

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
曰。云云。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閔元年齊人救邢傳。管仲言於齊侯云云。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

詩小雅出車篇。

閔二年狄入衛傳。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詩曰歸唁衛侯。又曰許人尤之。詩亦自有明文。而左氏據之。

鄭棄其師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清人。鄭風篇名。凡左氏說詩。如碩人載馳之類。本篇皆有明文可據。惟此篇詩中不見高克事。左氏說深有裨詩義云。

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傳。十爲對晉侯云云。詩云。履

德惟寧宗子惟城

詩大雅板篇惟今詩作維後同。

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夷齊傳。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詩大雅抑篇。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求入傳。公孫枝對秦伯云云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詩大雅皇矣及抑篇。

僖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傳。君子曰詩曰愷

梯君子神所勞矣

詩大雅旱麓篇愷悌今詩作豈弟後同。

僖十五年秦晉戰韓傳。惠公在秦韓簡侍曰云云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脊背憎職競由人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傳今詩作噉。

僖十九年宋人圍曹傳。子魚言於宋公云云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篇

僖二十年楚人伐隨傳。君子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五

詩召南行露篇。

傳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傳。富辰言於襄王云云詩曰
揚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正月篇協今詩作洽。

及邾戰升陞傳。叔文仲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小雅小旻及周頌敬之篇。兢兢今詩作兢兢。

倍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雍傳。乃送請。他日公

饗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
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
重耳敢不拜

河水逸詩不見三百篇六月小雅篇名此曰賦者謂歌
詩也說詳見後秦穆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此猶爲賦天子之雅而不失
其義者六月次章曰王子出征以佐天子故趙衰之言
云爾

天王出居于鄭傳○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又曰周之有
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
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詩小雅常棣篇左氏此條前云召穆公作詩後復曰周
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召穆公亦云外傳又以爲
周文公之詩蓋左氏說亦得之傳闕而未有定解如此
云

鄭子臧出奔宋傳。君子曰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又

詩曰自詒伊戚

諫曹風候人及小雅小明篇彼已之已今詩作其。

僖二十八年晉楚戰城濮傳○君子謂文公云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民勞篇。

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於箕傳○臼季對文公云云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詩衛風谷風篇今誤作邶風。

文元年般之役晉人既歸秦帥傳○秦伯曰周芮良夫之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謫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詩

詩大雅桑柔篇詩無芮良夫明文小序芮伯刺厲王語
本此。

交二年素音戰彭衡傳。君子謂狼曠云云詩曰君子如
恐亂庶遺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詩小雅巧言及大雅皇矣篇。

秦伯猶用孟明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云云詩曰毋念
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文王篇毋今詩作無後同。

躋僖公傳。君子以爲失禮云云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詩魯頌閟宮及衛風泉水篇泉水今誤作都風。

文三年秦伐晉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云云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夙夜匪解以爭一人即厥孫謀以燕翼子

詩召南采芣及大雅烝民文王有聲篇。

公如晉傳。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公賦嘉樂

菁菁者莪詩小雅篇名。嘉樂詩大雅篇名。嘉今詩作假。
今按春秋時列國諸侯大夫。身會賦詩贈答。以明已志。
乃當時習尚如此。孔子亦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爲。然僭妄失禮之事。往往而有。故有以天子之
詩。諸侯大夫皆歌之。而不自知其非也。如大雅假樂篇
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又曰。十祿
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君子謂天子也。受
祿於天。言天子受天之命而有天下也。宜君宜王。君謂
侯也。
上天子也。刺適焉。
天子支庶爲諸侯。又言其子孫世世爲天子而受天命。

也。今晉諸侯也，而魯君賦此美之，何異三家之歌雍子。

杜氏說義止取

首章說附詳後夫此猶非燕饗用樂之常耳。

說詳見後既且

播之金石，協之工歌，魯叔孫所譏是也。孔子爲此，獨故歸而正樂。夫孔子不得位，其所爲正樂者，亦不過編次其樂章以定其義。今三百篇是也。至其聲歌，雖嘗私訂於魯之樂官，然當時天下未必信而從之，而今公矣。左氏春秋傳說雖多所附會，然亦可見當世僭禮之大端。故復擇其著者，繼前辨之義，折衷之以推廣其說云。

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傳。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

云云詩曰良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篇

楚人滅江傳。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

詩大雅皇矣篇

衛甯俞來聘傳。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卷二十一
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賦之其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

淇露彤弓。小雅篇名。此條說見前雅歌辨傳曰。爲賦淇
露及彤弓。杜氏註曰。蓋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
故言爲賦。今按杜氏云。非禮之常。此可推左氏所引賦
詩之說。詳見後文。又傳云。爲賦未嘗明言工歌也。然下
文。寧俞又曰。臣以爲肄業及之。杜氏云。公命樂人。說亦
可通。餘說並詳後。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君子曰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黃鳥秦風篇名。又詩大雅瞻卬篇黃鳥篇首章曰誰從
穆公。子車奄息。二章曰子車仲行。三章曰子車鍼虎。詩
自有明文。故左氏據之。

文七年秦晉戰令狐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云云。
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

板詩大雅篇名。

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傳。或謂子舟云云。子舟

曰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

詩大雅烝民及民勞篇。

文十三年公如晉傳。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鴈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

鴻鴈四月采薇皆小雅篇名載馳衛風篇名今誤作鄭

風。

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小雅雨無正及周頌我將將。

宣二年宋鄭戰大棘傳。○君子謂羊斟云云詩所謂人之無良云云。

詩衛武公之奔奔篇。今誤作鄘風。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傳。○士季對晉侯云云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

詩大雅蕩及烝民篇。又詩社氏曰。逸詩也。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詩大雅板篇杜氏云辟邪也辟法也言邪僻之世不可立法朱子集傳解兩辟字皆作邪僻義其說不同

宣十一年晉狄會橫函傳○邵成子曰詩曰文王既勤止詩周頌賚篇

宣十二年晉楚戰郊傳○陸武子曰汜曰於鍊王師違養時晦武曰無競惟烈孫叔曰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錫時釋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曼豐年又君子曰詩

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內武晉司馬篇名。內今詩作酌。又詩小雅六月篇。又頌周頌時邁篇。武卒章。周頌武篇。武三。今周頌賚篇。鋪時之鋪。今詩作敷。武六。今周頌桓篇。說並詳前辨。又詩小雅四月篇。爰今詩作矣。

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羊舌職曰詩曰陳錫載。詩大雅文王篇。載今詩作哉。後同。

宣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傳。羊舌職曰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篇

宣十七年范武子將老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云云。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巧言篇

成二年晉齊戰鞏傳。○賓媚人對晉人云云。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又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

詩大雅既醉。及小雅信南山。商頌長發篇。布今詩作敷。

楚莊王欲納夏姬傳。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後使屈巫聘齊下。○申叔詭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又有桑中之喜云云

桑中。衛風篇名。今誤作鄭風。

盟蜀傳。○子重曰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君子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

詩大雅文王及假樂篇

成四年公如晉傳。○季文子曰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周頌敬之篇。

成七年吳伐郟傳。○季文子曰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詩小雅節南山篇。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傳。季文子餞之云云。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詩衛風氓及大雅板篇簡今詩作諫。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傳。君子曰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詩大雅旱麓篇。

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穆姜出於房再拜云云賦綠衣之卒章

韓奕大雅篇名綠衣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大雅韓奕之五章言嫁父爲韓姑相與致女事合又其所詠乃諸侯之事左氏傳中歌詩皆此類猶爲近正云。

楚公子嬰齊或曰莒傳○君子曰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几百君子莫不代置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成十二年晉卻至如楚聘傳○卻至對子反云云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詩周南兔爰篇。

成十四年衛侯如晉傳。○甯子曰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詩小雅桑扈篇。今詩作觥。傲今詩作敖。

成十六年晉楚戰郟陵傳。○申叔時對子反云云。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詩周頌思文篇。

襄二年夫人姜氏薨傳。○君子曰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諒言願德之行。又詩曰爲酒爲醴烝粢粢祀以洽百禮降福。

孔偕

詩大雅抑及周頌豐年篇偕今詩作皆。

襄三年祁奚請老傳。君子謂祁奚云云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詩小雅裳華篇。

襄四年叔孫豹如晉傳。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云云對曰三夏天子所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

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
華君敬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諮諮親爲
高諮禮爲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肆夏之三今文王大明縣大雅篇名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小雅篇名此條說詳雅歌辨又按古者燕饗用樂
之享各有一定樂章如儀禮鄉飲酒燕禮所歌是也至
如左氏內外傳稱宴會賦詩則又賓主贈答因時喻事
以明已志此蓋在常禮之外其詩亦非一定樂章故或
旁及變風變雅諸篇然其間出于左氏對會者亦復不

少說竝附見各條下。

按春秋時列國諸侯大夫宴會賦詩或旁及樂風變雅諸篇故當時

樂工或私建習之。左氏因附會其說謬引變風獨入雅樂。如季札觀樂篇云云耳。或疑恐是魯國樂工緣私賞肆言故誤歌及此。非左氏附會。然發世周風非先王樂章。豈一愚人能知之。季札不諱曰自可。是又札明明請觀周樂魯國樂工亦鮮不敢以此冒昧應命。此左氏之附會而失其義者。非當年事實也。今考左氏

前後所引歌詩之類。惟此條獨曰金奏云云。工歌云云。

蓋如叔孫所譏。雖皆沿襲失禮之事。

已詳前條

然當時必以

爲燕饗用樂之常。故左氏內外傳載之獨詳。

外傳此條見後。

他賦詩加在常禮外者。則曰某賦某詩而已。凡左氏附

會失實之說。已失古者雅樂之義。然其大略所存。猶可

依樣以明也。

或又曰。左氏所稱賦詩。在常用樂歌外者。大半皆其人

自歌。故曰某賦某詩。其或用工歌者。則曰使工。

如使工為之詞。

茅島使大師歌。

巧言卒章之類。若工歌自賦。說可兩通者。則曰為賦。

如管

宴寧武為賦。惟露形弓之類。說已見前。

左氏明文可考也。設謂賦詩必盡

屬著矇。則如垂隴之享。趙孟。七子咸歌。鄭郊之饒。肆宜。

六卿竝賦。夏迭之奏。既嫌應接不暇。而倉卒之命。亦恐

非其素習也。按此說。亦可通存之。

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君子謂楚共王云云。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傳。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
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又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召南行露及小雅節南山小明篇。

衛孫林父來聘傳。穆叔曰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詩召南羔羊篇。

襄八年楚公子貞伐鄭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又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又詩小雅小旻篇。

晉士句來聘傳。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賦角弓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標有梅。召南篇名。角弓。彤弓。小雅篇名。武子賦彤弓。宣
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衛。雍受彤弓於襄
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今按
宣子之言是矣。然魯以諸侯享大夫。而歌天子享諸侯。

之詩終非禮也

襄十年晉滅偃陽傳。○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詩衛風簡兮篇今詩作抑風。

襄十一年曾申魚傳。○晉侯以乘之半賜魏絳辭曰云云
詩曰乘只君子駁天子之邦乘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
右亦是帥從

詩小雅采芣篇便蕃今詩作平平帥今詩作率杜氏曰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朱子集
傳云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

襄十三年荀偃士魴卒傳。○君子曰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詩大雅文王及小雅北山篇。

吳侵楚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詩小雅節南山篇。

襄十四年會吳於向傳。○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云云對曰云云賦青蠅而退

青蠅小雅篇名。

十三國伐秦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菀有苦葉士

鞅對秦伯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口公焉愛其甘
棠云云

飽有苦菜。衛風篇名。今誤作鄗風。甘棠召南篇名。

衛侯出奔齊傳。○孫文子如戚孫蒍入使公飲之酒使大
師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小雅篇名。案凡歌詩有以全篇爲義者。如秦穆公
賦六月。及魯君賦嘉樂。季武子賦彤弓之類是也。有取
章句爲義者。如此歌巧言卒章。及魯穆叔賦載馳四章。
季武子賦常棣七章以卒。邠工師駟赤取揚水卒章四

言之類是也。二者初無定例。但既歌全詩則其義卽不徒在一章一句。而義祇取章句。卽不必復歌全詩。所謂

斷章取之者。

襄二十八年傳曰賦詩斷章。

蓋皆指章句而言。若歌全

詩必有合於篇內大意而後取之。此其大略也。以此推之。凡左氏所稱歌詩得失之辨。可依類而明矣。凡賦詩例。竝同此。

又案杜氏註說有云。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愚謂杜氏說不然。蓋凡左氏所稱宴會賦詩。義多附會駁雜。而不可

強通。故杜氏曲解如此。然非左氏本義也。今考索穆公

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此取六月

大章義也。

說已見前

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

焉往。此取桑扈卒章義也。

說詳後

魯享宋華定賦蓼蕭。昭

子曰。宴語之不悛。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

受。又兼取全篇四章之義。

說詳後

豈得謂祇取首章義乎。

據此數條推之。可知左氏

說詳後

又如左氏稱楚合尹公子圍

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說詳後

若凡歌詩義祇取首章。則

但云歌大明可耳。固不必分別言首章矣。

劉位棟此條規杜氏以爲

非是其論甚正。今復依劉氏說於廣之。杜氏註鄭子展賦將仲子云義取

衆言可畏。鄭伯有賦鶉之奔奔云義取人之無良。我以

爲兄。我以爲君。

說位詳後。

則又取本篇全詩及末章爲義說。

亦自相謬戾。以此推之。杜氏曲解而不可爲據信矣。

楚子夔還自伐吳傳。○君子謂子夔云云。詩曰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詩小雅都人士篇傳引詩曰忠也。杜氏曰忠信爲周毛。

傳義同。朱子集傳云。周鎡京也。

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

人云云詩云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詩周南卷耳篇左氏此條毛鄭氏舊解從之然非詩義也果子集傳云周行大道也

襄十六年叔孫豹如晉傳○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

圻父鴻雁小雅篇名圻今詩作祈

襄十九年季孫宿如晉傳○晉侯饗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云云賦六月

柔苗六月皆小雅篇名。今按此二篇乃美尹吉甫召穆
公佐命宣王之詩。而晉魯之大夫賦之以美晉君。杜氏
註黍苗云。喻晉君憂勞魯國如召伯。註六月云。以晉君
比吉甫出征匡王國。左氏賦詩。若此類義。論可通也。

齊及晉平傳。○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載馳。衛風篇名。今誤作邠風。

襄二十一年季孫宿如宋傳。○精師段述之以受養賦。常棣
之七章以卒歸復命。公饗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

常棣魚麗南山有臺皆小雅篇名。

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傳。○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又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祁奚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又詩大雅抑及周頌烈文篇。

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傳。○君子曰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詩大雅抑篇。

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爲政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子云云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上帝降歆無貳爾心
詩小雅南山有臺及大雅大明篇

襄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傳。大叔文子
聞之曰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云云又詩曰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

詩衛風谷風及大雅烝民篇。說今詩作閔皇。今詩作遑。
襄二十六年會洹淵傳。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
弱氏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緝衣晉侯言衛侯

之罪云云。國子賦魯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今

嘉樂。大雅篇名。蓼蕭。小雅篇名。緇衣。將仲子。鄭風篇名。

魯之柔矣。逸詩。不見三百篇。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

魯齊王氏說。附見後。嘉樂篇。辨略已見前。其小雅蓼蕭。

篇。義猶湛露也。蓼蕭湛露。並天子燕諸侯之詩。今諸侯享諸侯而歌之。

智出寧武下矣。將仲子。婦人之作也。晉君告二國以衛

罪。時衛侯公復為孫林父以戚叛。知晉衛人侵戚。東鄰殺晉戊三百人。故晉為林父執衛侯。而子展

賦此詩。不類甚矣。詩意與晉衛事全不關涉。杜氏云。義取衆言可畏。

則但賦末章畏人之多言。數語可耳。何必歌全詩哉。此

蓋左氏附會之說而非其實。或乃據此辨別本篇詩意。

不益謬乎。

吳氏說
見前辨

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傳。○聲子對令尹子木云云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商須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大雅瞻卬及商頌殷武篇。

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散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衛風篇名。今誤作邠風。相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今虜封雖無禮烏有歌此而不知者蓋左氏附會其說如此未敢以爲信也

盟宋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取云云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貽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蟋蟀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往

草蟲召南篇名。鴉之責責。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黍苗。
風柔。柔苞。皆小雅篇名。野有蔓草。鄭風篇名。蟋蟀。唐風
篇名。今按伯有。鄭大夫也。鄭享晉。始孟于垂。應時。鄭伯
在坐。而伯有賦鴉之責責。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君人之
無良。我以為兄。鄭伯將安之乎。抑聞之而矍然起也。蓋

左氏欲以明其人之將見殺耳。豈足深信乎。鄭人殺伯有。事見襄

三十。凡左氏傳中賦詩說。其附會失實頗多。此類今不

悉辨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已見前本篇。小雅柔庸末
章曰。彼交匪放。萬福來求。趙孟云云。蓋取此詩末章之

義如此。

宋左師詩賞傳。○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何以恤我
我其收之

詩鄭風羔裘篇已今詩作其又詩杜氏曰逸詩也不見
三百篇朱子集傳引作周頌維天之命篇。改詩假以益
我作何以恤

我。
今依詩本文義解見本傳

楚遷罷師詩詩聖傳。○晉侯饗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大雅篇名。

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傳。○叔孫穆子食屢封慶封池

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鬲茅鴟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襄二十九年公至自楚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
歸

諫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

奔靈王傳。○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詩小雅四牡篇。

城祀傳。○子大叔曰詩曰協比其鄰昏媾孔云

詩小雅正月篇。

吳子使札來聘傳。○詩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抑基之矣。猶未也。然動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亾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大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洋洋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白部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愆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爲爲之
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偈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
遷而不淫復而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
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肅簡南菁者曰

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六矣如天之無不晴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樂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氏此條見前雅歌疏蓋其說之附會夫實者既詳論之矣但左氏去聖人未遠則其書猶存孔子之舊故此條內多可採者詩義往往依之以明學者節取焉可也

說已附見詩次同故不復著

至國風次第略與今詩不同或傳開異

或左氏稍易其序。以自別於孔子。皆未可定。先儒據

此。遂謂孔子未刪詩次序。廬陵歐陽氏說蓋誤信左氏而未之

考耳。

說並附見前詳下。

鄭伯有使公孫無如楚傳。○裨諶曰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詩。小雅巧言篇。

襄三十年會源淵傳。○君子曰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詩大雅文王篇。又詩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襄二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傳。叔向曰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緝矣民之莫矣。

詩大雅板篇協今詩作洽。緝今詩作輯。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傳。文子言於衛侯云云詩云誰能執熱烝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篇。

衛侯在楚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云云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又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詩云不謚。

不知顧帝之則

詩大雅蕩篇又詩大雅抑篇又詩衛風柏舟篇今誤作
抑風又詩大雅既醉及皇矣篇衛風柏舟篇左氏載北
宮文子講直稱衛詩而不稱抑詩此亦衛風三十九篇
不分屬抑風之一證也

昭元年會弒傳。趙文子曰詩曰不借不賦鮮不爲則樂
王耐曰小旻之卒章善矣令尹譽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
孟賦小宛之二章又叔向對趙孟云云詩曰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

詩大雅抑篇。小旻。小雅篇名。大明。大雅篇名。小宛。小雅篇名。又詩。小雅正月篇。漢今詩作威。楚令尹公子圍享趙孟。臣。大明之首章。晉齊王氏說附見後。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傳。鄭伯兼養之。趙孟賦。狐葉穆叔賦。鵲巢。又賦。采繁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

狐葉常棣。皆小雅篇名。鵲巢。采繁。野有死麕。皆召南篇名。趙孟賦。狐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說已詳前辨。

叔弓帥師。疆郟田傳。○君子曰。詩曰。無競維人。

詩大雅抑篇。

楚公子比出奔晉傳。叔向曰詩曰不侮寡不長疆禦
詩大雅烝民篇。

昭二年晉韓起來聘傳。公饗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
子賦角弓武子賦節之卒章既饗宴於季氏武子賦甘棠
自齊聘於衛衛侯饗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絲。大雅篇名。角弓。節。小雅篇名。甘棠。召南篇名。淇澳。木
瓜。衛風篇名。武子賦絲。魯齋王氏說附見後。小雅節。卒
章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詆爾心。以畜萬邦。今武子

對晉大夫歌此詩所謂究王誦訛爾心者何謂乎其無

理明矣。

杜氏註義取式訛爾心以高萬邦言晉德可以
畜萬邦按杜氏說詩上兩句義固不能曲解也

此亦左氏之附會而非其實者宜子賦木瓜蓋借篇中
投報永好之義然本篇詩意固不必泥此也或乃據之

而疑朱子傳解過矣。

遼野呂氏
說見前辨。

叔弓如晉傳。叔向曰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詩大雅民勞篇。

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傳。君子曰詩曰君子
如社亂庶遘已。

詩小雅巧言篇。

鄭伯如晉傳。○君子曰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詩衛風相鼠篇今誤作邶風。

鄭伯如楚傳。○楚子餐之賦吉日既饗子產乃具田備王
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小雅篇名。吉日。美周宣王田獵之詩。今楚子將出
田歌之。其情妄不辨而明。

昭四年大雨雹傳。○季武子問於申豐云云對曰七月之

卒章云云

七月。幽風篇名。

鄆子產作邱賦傳。○子產云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邶五年舍中軍傳。○仲尼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抑篇。

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傳。○叔向使貽子產書云云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周頌我將及大雅文王篇。

宋華合比出奔衛傳。左師曰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
毋獨斯與

詩大雅板篇毋今詩作無。

楚公子棄疾如晉傳。叔向曰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詩小雅角弓篇。

昭七年楚子之爲令尹傳。芋尹無字離曰云云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北山篇。

日有食之傳

晉侯問於
上文句下

○公曰詩所謂夜日而食于何不

臧云云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衛侯惡卒傳。晉大夫言於范獻子云云。詩曰鷓鴣在原
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詩小雅常棣篇鷓鴣。今詩作春令。

公至自楚傳。仲尼曰詩曰君子是則是效。

詩小雅鹿鳴篇。

季孫宿卒傳。伯瑕對晉侯云云。詩曰或燕燕居息。或。

粹事國

詩小雅北山篇。憔悴。今詩作盡瘁。

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傳。叔向曰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詩小雅雨無正篇。

昭九年築郎圖傳。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靈臺篇。

昭十年齊樂施來奔傳。陳桓子曰詩云陳錫載周。

詩大雅文王篇。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覆伐莒傳。臧武仲在齊聞之云云
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詩小雅鹿鳴篇。佻今詩作恍。

叔孫婁如晉傳。昭子語諸大夫云云。詩曰自我後
自我後

詩小雅正月篇。

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傳。○養之爲賦。琴蕭弗知。又不答
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禍之
不受云云。

蓼蕭小雅篇名。詩首章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二章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三章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四章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昭子云云。兼取全篇之美如此。

楚子狩於州來。傳。右尹子革對楚子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昭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昭十三年會平邱傳。○仲尼謂子產云云詩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

詩小雅南山有臺篇。

昭十六年齊侯伐徐傳。○叔孫昭子曰詩曰宗周既滅靡
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詩小雅雨無正篇。肆今詩作勸。

晉韓起聘鄭傳。○鄭六志饒宣子以如子養賦野有蔓草
子產賦節之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勸子
至於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澤兮

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野有蔓草。羔裘綈裳。風雨有作。車聲兮。皆鄭風篇名。我將。周頌篇名。子大叔賦綈裳詩。曰子惠思我。綈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此何語耶。而歌於大國之郊之前。此亦左氏之附會而非其實者。毛鄭氏解詩從此義。謬矣。宣子賦我將。則又僭妄失禮之一端也。我將。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詩。宣子對鄭大夫歌此。其僭妄亦易明。已上春秋傳賦詩說。今惟摘其著者論之。如此。蓋此雖非古者用樂之常。然以天子之樂章。諸侯大夫皆僭歌之。孔子所

爲正樂也。管齊王氏詩辨亦謂晉侯之賦假樂齊侯之賦蓼蕭諸侯僭天子之詩也。楚公子圍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絲葛宣子之賦我將大夫僭天子之詩也。讀者因此推廣之，可以得聖人正樂之旨矣。又其甚者，當時列國諸侯大夫宴會所賦，或旁及變風變雅諸篇，中間復多左氏附會以謬亂其說。凡左氏載賦詩及變風變雅者詳之。後之學者因疑衰世之作，竝入先王雅樂。如史邊謂三百篇皆弦歌之求合節武之音云云。其害義不亦滋甚乎。故不可以無辨。

昭十七年小邾子來朝傳。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芣者莪
公賦菁菁者莪

采芣菁菁者莪皆小雅篇名。

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傳。晏子對齊侯云云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設設無言時廢有爭又詩曰德音不瑕

詩殷頌烈祖篇。今詩作假。又詩。幽風狼跋篇。

鄭子產有疾傳。仲尼曰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柔遠能遵以定我王又曰不說不練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百祿是遒

詩大雅民勞篇又詩商頌長發篇

昭二十一年葬穆平公傳○昭子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

詩大雅假樂篇

昭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傳○沈尹戌曰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文王篇

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傳○子大叔對范獻子云云詩曰

詩之駘矣惟魯之恥

詩小雅蓼莪篇。

吳滅巢傳。○沈尹戌曰詩曰維生厲階至今爲梗

詩大雅桑柔篇。

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如宋傳。○宋公饗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又樂祁曰詩曰人之云亾心之憂矣

新宮。逸詩也不見三百篇。或曰卽小雅斯干。車轄。小雅篇名。轄。今詩作臺。又詩大雅瞻卬篇。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傳。○晏子曰詩曰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又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亾又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大雅大明篇又詩逸詩也不見三百篇又詩小雅車牽篇

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郟臧通室傳○叔游曰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詩大雅板篇

首韓宣子卒傳○成鶴對魏子云云詩曰惟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
克願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
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
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仲尼聞魏子之舉云云詩曰末言
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皇矣及文王篇維此文王今詩作王季王此大
國今詩作大邦左氏度莫明類等字義毛鄭氏舊解引
之朱子集傳多不從今考之詩意亦不盡合也

昭三十二年城成周傳。○衛彪後曰詩曰敬天之怒不敢
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

詩大雅板篇不今詩作無。

公薨於乾侯傳。○史墨對趙簡子云云詩曰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定四年吳入郢傳。○鄭公幸曰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
無衣

詩大雅烝民篇無衣秦風篇名。

定九年鄭駟歆殺鄧析傳。君子謂子然云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云云又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靜女竿旄衛風篇名。靜女今誤作抑風竿旄今誤作鄆風竿今詩作干。又詩召南甘棠篇。

定十年晉趙鞅圍衛傳。君子曰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衛風相鼠篇今誤作鄆風。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圖邱傳○邱工師駟赤對叔孫曰臣
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揚水唐風篇名

哀二年晉鄭戰鐵傳○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詩大雅絲篇

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傳○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
攸堅又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詩大雅假樂及商頌殷武篇命以多福今詩作封建厥
福

哀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貢傳。子貢私于使者云云。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

詩大雅抑篇顧今詩作訓。

外傳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傳。祭公謀父曰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九王保之。

詩周頌時邁篇內傳云武王克商作頌此又云周文公之頌說見前辨。

厲王說榮夷公傳。芮良夫曰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

詩周頌思文及大雅文王篇。

鄭人伐滑傳○富辰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詩小雅常棣篇內傳云召穆公作。今云周文公二說不同。辨已見前。

晉既克楚於鄆傳○單襄公曰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篇。

穀洛鬪傳○大子晉諫靈王云云詩曰四牡騤騤旗旐

言集 卷二
翻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又詩曰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詩大雅桑柔及蕩篇近在夏后之世今詩無近字

晉羊舌肸聘於周博。叔向告單之老云云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
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
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
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
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又詩曰其

類推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未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
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
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緝熙上今詩有於字。豈作單又
詩。大雅既醉篇傳解昊天有成命及既醉篇章句義。毛
鄭氏舊解同。朱子集傳多不取。今以詩意考之。亦不盡
合也。但道成王之德一語。朱子據之爲說云。

景王將鑄大錢傳。單穆公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
禋濟濟檀栾君子干祿愷悌

詩大雅旱麓篇鹿今詩作麓

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傳。衛彪侯見單穆公云云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妖歌名之曰支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魯語

叔孫穆子聘於晉傅。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

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拜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凶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使臣曰：每懷靡及，詎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詎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此與內傳襄四年文大同小異說見前。

諸侯伐秦傳。○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

抱有苦菜。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傳。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

綠衣。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

齊閭邱來盟傳。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那商頌篇名。

友公在翟十二年傳。○齊姜氏言於公子云云詩云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又周詩曰華華征夫每懷靡及。又鄭詩曰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宋公孫固言於襄公云云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鄭叔詹曰周頌曰天作高山
大王荒之楚子曰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秦伯饗公
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賦黍
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

詩大雅大明及小雅皇皇者華。鄭風將仲子。商頌長發。
周頌天作。曹風侯人篇。華華。今詩作駢駢。已。今詩作其。

采菽。黍苗。六月。皆小雅篇名。鳩飛。河水。皆逸詩。不見三百篇。韋氏以鳩飛爲小宛。河水爲沔水。義無可考。

文公同於胥臣傳。胥臣對文公云云。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詩大雅思齊篇。

楚語

靈王爲章華之臺。傳。伍舉對靈王曰。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園。麀鹿攸伏。

詩大雅靈臺篇。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傳。○左史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作銘戒以自儆。及其歿也。謂之睿聖武公。

銘戒。逸詩也。舊說作大雅抑篇。辨見本詩。

靈王虐傳。○白公子張對靈王曰。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詩小雅節南山篇。按雅歌辨及此。已略辨當世借禮之

事與孔子正樂之犬凡矣。但編詩之說。各有宜者。游者
蓋三百篇未經聖人刪定之書。今已無考。然如國風邶
鄘衛以下無夷屬以前之詩。蓋按國風時世可考者如此。二雅亦無

康夷間詩。據此以推。凡變風變雅之獲附聖經以垂久

遠者。蓋皆起于孔子。

說詳詩次問。又按凡詩八國不傳首頗多。謂孔子盡刪之。恐無是理。

舊說古詩三千。孔子刪。則其編定義例亦皆制自孔子。至三百。今亦未敢深信。

可知。故以二南與邶與鄘衛以下衰世諸侯之風同

編。

古者諸侯國風不登天子樂章。故列國不傳。盛代之詩說詳詩次問。以此推之。可見諸侯國風古蓋未有

與二南同編者。小雅鼓鐘篇曰。以雅以南。不日以雅以風。亦是一證。又以風宣之雅。上接

成王，陶其亾而錄其存，蓋皆聖人編定之意所屬斷也。他如當代所用祭祀朝會燕饗樂歌之詩，宜在雅者則歸之雅，宜在頌者則歸之頌，蓋准復先王之舊，以去當日樊亂失次，謬惑潛竊之病。是亂失次謂詩篇，謬惑潛竊謂樂歌。而非有所創矣。一雅惟歌詩，與宣室時詩開次，亦是孔子特創義例如此。此與風首二句，樂論中開以邦鄭衛以下，參見諸詩，互取盛衰相開之義，讀昔詩之。學者惟誤於左氏季札觀樂篇說，因疑孔子之前，三百篇已自成書，遂昧而弗之察耳。故卒附論於此，以終詩益之義。

詩益卷之二十終